

出賣自己

廖建华◎著

CHU
MAI
ZI
JI

我说「出卖」，
只是强调我写博客的一种理念，

就是彻底摆脱文人的矫情与虚伪。

不唯上，不唯虚，不唯名，

不为一切离开真实、离开内心、离开了自我的东西而写作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出賣自己

CHU
MAI
ZI
JI

我说「出卖」，
只是强调我写博客的一种理念，

就是彻底丢掉文人的矫情与虚伪。

不唯上，不唯虚，不唯名，

不为一切离开了真实，离开了内心，离开了自我的东西而写作。

廖建华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出卖自己 / 廖建华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500-1450-3

I. ①出… II. ①廖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7777 号

出卖自己

廖建华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游灵通
书籍装帧	沈进宏
制 作	力扬文化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 8
版 次	201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18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450-3
定 价	3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28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出卖自己（自序）

我五十岁以后，看淡了名利，周围的文友出了书，或加入了省作协，我却看到那些出了书但愁着卖不出去的朋友，觉得累。再说，五十岁后，我的写作变得随性、自由、无拘无束，甚而反感那种太艺术、太技巧、太矫情、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章。这时期互联网上有了博客，这样的私人网站更便于我自由表达，有话则说，话长则长，话短则短，不拘文法，一吐为快。几年下来，我也有了三百多篇文章。

某日，我的博客里有白旭初先生发来的纸条：“你还是出一本纸质书为好，尽管电子书流传广些（他不知道我原打算出的电子书已流产），但不能像纸质书一样可以放在案头把玩。”我回复：“很好，要出就只从我的博客里选（博客里有少数篇目是抄录了我过去的文章）。 ”

我要出书了，我感到高兴。对于出书，我纠结了很多年。我每每站在我的书柜前，看到那一排文友同事自费出的书时，感觉不好。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过，我永远不会为出书而出书，不会把一些套话连篇的总结汇报、事迹材料，毫无新意的新闻短评，鸡零狗碎的八股文章拿去出书，更不会为浪得文人的虚名而去下载搞“拿来主义”。当然，我承认，对于一个写作者，出书是一件好事，我也曾多次想过出书，但我总是懒惰，不上心，不行动。

我感谢白旭初先生。白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建议我出书，他多次地劝过我、催过我、帮过我，以至还发过我的脾气，对我摔过电话——我真是辜负了白先生的好意。这一次，我是认真地答应了白先生。

我写博客是因为好玩。我的玩，并非玩世与不严肃，它是相对于我辈曾经对文学有过的一种神圣感、使命感、光环感、光宗耀祖感、成名成家感而言的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报纸杂志的征婚广告里都有一句显摆的话，叫“爱好文学”，或“发表过作品”。那时候，文学岂止是时髦、高雅、志向、潮流、文化、作家的代名词，它如同当年的气功热、打鸡血热、武术热、吃红茶菌热、跳交谊舞热……现今，当这些“热”都已成为过去，人们大多都冷静了理智了，我却发觉唯有一些曾经为文学“发过烧”的人至今还没有“醒来”。

我偶尔参加文友聚会，放眼一看，有白发如霜，为文学穷其一生心摹手追，痴心不改，以至生活窘困、性格孤僻、心理失常者；有卖了自家的稻谷换得银两交出版社出了书后，囤了小半屋子书在家中愁着卖不出去者；有因自己的文章未在某报发表而大骂请某编辑吃饭是“请狗吃了”者……

其实，百分之九十九的写作者不可能成为莫言、成为贾平凹，我们完全可以把写作看得草根一些，它就是一门手艺，一如我们小区里那个弹棉花的乡下人。他身体的极富节奏的劳动，把一根钢弦敲击得蹦蹦响，那是一种音乐——凡是有意义的劳动总是一件叫人愉悦的事。写作也如此。可惜有些人把写作看得太伟大太光荣，反而写不出像样的文章，就像乡下的某个手艺很臭的木匠，成天背着斧头锯子，走村串户，以显示自己是个脱离了农活的人。因此，这些年来我对于加入作协，对于出书，对于参加文人圈子内的社交活动，乃至对于投稿，对于发表文章越发地不感兴趣。甚至于，现

今我一翻看自己过去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，就脸烧如炭，惭愧欲死。于是，我便以一种好玩的心态，写着我的博客，自娱自乐，自我消遣。

时间一晃荡，好几年过去，我的博客里也收获了五六十万字的东西。

我写博客一方面是好玩，另一方面是“出卖”我自己——我当然不是《红灯记》里的王连举，也不是《红岩》里的蒲志高。我说“出卖”，只是强调我写博客的一种理念，就是彻底丢掉酸文人的矫情与虚假。不唯上，不唯虚，不唯名，不为一切离开了真实、离开了内心、离开了自我的东西而写作。换言之，就是真正做到“我手写我心”。古人说：“故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”我以为“心声”、“心画”两词应泛指真。因此而言，对于我，无所谓怎么写，要坚守的是写什么。

这几年我基本不看纯文学杂志，而宁愿看网上的一些学者、专家的博客。他们是在说真话，至少，他们是将自己的见解、思想、经验、经历真真实实地表达出来，没有粉饰，没有虚假和花哨的东西。我不是某领域的专家，也不是现今被媒体和受众看好的经济学人士，我的博客只能把我的生活、我的经历、我的故事、我的情感、我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、我自己过日子的种种感悟真真实实地在键盘上敲打出来。我的文字不美，不高深，也一直不被人看好，但我——出卖自己。因此，也就能保证我的文章不虚假、不做作、不无病呻吟、不粉饰太平。

这样的写作理念使我的写作变得有点古怪——我只能在博客上在线写作，倘是在文档上（非网络在线）写东西，我会很木讷，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写起来磕磕绊绊，总是难产。而一旦在我的博客上写作，我便一如写家书，一如记日记（三十多年的习惯），一如和朋友说话，一如在酒桌上和同事聊大天。所以说，我的博客只

是一种话语符号，我在乎的是我必须有话要说。

因此，我的博客很杂，不像那些博客高手在文体上那样专一。如果说博客如同农民的菜园子，那么，我的“菜园子”里种着各式各样的“菜”，有杂感、随笔、评论、日记，也有所谓散文，像《井》《香山寺》《阅读是一种武器》《在音乐的世界里》《为父亲点一炷香》等等。严格地说，这些东西不能叫作博客，博客者，网络日志也。它可以是故事，可以是杂感，可以是评论，可以是书信，可以是回忆，它不必那么有文学性，不必那么诗化与精致，总之它应是纪实性的文体。我的博客里也有中学语文老师要求的那类所谓文章——是过于正统了。

然而，我不排除这些文章，这些文章同样是我出卖自己的结果。换言之，这些文章没有一篇是端着架子和拿腔作调的东西。相反，我把这些文章看成是我真实的生活土壤里长出来的一个菜种，而不是摆在厅堂里的塑料盆景。



自己 CHUMAI
ZIJi

目录 Contents

出卖自己（自序） / 1

市 井

为父亲点一炷香 / 2

此文写给我的胃 / 11

记一次申报高级政工师论文答辩 / 14

在地板上写字 / 18

露天舞乐 / 20

鸟的大合唱 / 22

鱼头火锅 / 25

论李一大师的倒掉 / 27

弹 弓 / 30

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耕耘 / 32

我与株洲报媒 / 34

手 相 / 37

一个美妇人 / 41

王局长是怎样成为大师的 / 43

锤子剪刀布 / 45
我的爸爸 / 47
“下大雪，真是好啊！” / 49
关于“恐龙事件”的声明 / 51

人 物

爷爷的唢呐 / 54
球 鳖 / 56
白旭初先生 / 59
老 聂 / 62
博友小雨 / 64
欧阳老师 / 67
老 K 其人 / 70
骆思鼎 / 72
球友周斌 / 74
刘 殷 / 77
“驯兽师”刘国梁 / 79
老 琚 / 81
亮宝子 / 83

履 痕

我向小平铜像三鞠躬 / 86
在父亲母亲的墓前 / 90
井 / 92
香山寺 / 96
我与汾河 / 100
常德的河 / 104
北京的古旧建筑 / 107



黑龙江印象 / 110

富贵家的狗 / 113

西行记 / 115

石家庄的雾霾 / 120

陪欧、管二位女士游靖港 / 123

兵马俑的“形似” / 126

五 味

四十岁说 / 130

红土地 / 135

在音乐的世界里 / 137

探亲房 / 141

划 拳 / 143

写给女儿的信 / 145

驾考笔记 / 147

狗窝斋小记 / 160

颈椎问题 / 162

打 球 / 165

生活还要继续 我们一定坚强 / 167

世 相

假如捡起面包的不是默克尔 / 172

千篇一律的脸色 / 174

如果官场也有狗仔队 / 176

我们的企业文化有多少干货 / 178

洗 脚 / 181

文 谭

- 阅读是一种武器 / 184
放下《兰亭序》 / 190
一首诗的点击率 / 193
手机短信 PK 鲁迅文学奖 / 195
看不懂毕加索 / 197
我和小雨的 QQ 聊天记录 / 200
平凹字画 / 204
给赵本山的字泼点冷水 / 207
答 Z 老师书 / 209
听李玫瑾教授讲犯罪心理学 / 213
写字与画人 / 216
写给一个网友 / 218
我看《归来》 / 221
读不下去的《带灯》 / 223



市井

CHUMAI ZIJI

为父亲点一炷香

一

天下小雨，我枯坐书房，听窗外潺潺的雨声，想起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古诗。清明临近，过几天我就要回宁乡给父母扫墓，每年的此时节，便想起父亲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为父亲写一篇文章。多年前，女儿诋问我：“你写了那么多文章，为什么没有写过爷爷？”这一问，让我越发觉得欠了父亲一笔文债，尽管在后我写过《父亲与鼓》（发表在《湘潭日报》）、《今天是小年——怀念我的父亲》，但这两篇小文都不足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敬爱与怀念。我欠着父亲的文债，并非我懒，而是我写父亲，总有一种难言的怯。于我，父亲是一个那样大德，那样智慧，那样威严，又那样乐观幽默，那样严格要求着我，又经常娇惯着我，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我的世界观的人。

我不想写父亲，但不写又不行。

二

有人问过我：“这世界上，你最崇拜的人是谁？”我回答：“我父亲！”父亲当年做过很多震撼过我的事情。

小时候，某日，我看到桂花屋场聚集了很多，原来是一个姓刘的老人上吊了。刘是右派，又无亲人，一些人唯恐避之不及，大



家都站在屋外冷眼旁观。刘的尸体摆在一张门板上，屋子里冷清而凄凉。我看见父亲在场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忙忙碌碌——我不明白，父亲为什么要去帮忙，而且听说是父亲亲手把吊死在屋梁上的刘解下来……父亲将刘老先生葬在宁乡白马桥一座荒山上。

多年以后我才从父亲口里知道刘老先生是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医生，在长沙省府任职，医术高超，名震四方。1957年刘被划为右派，遣送回老家。“文革”期间刘被揪斗，因难以忍受屈辱而上吊自杀。父亲说当年他患心脏病，病危，父亲的朋友邀宁乡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医生会诊，其中就有刘老先生。会诊后的药方便是刘老先生所开，几个月后父亲病愈。从那以后父亲经常去刘家串门，渐成好友。日久，刘老先生深感父亲讲道义，叹惜父亲文化不高，不然，愿将一生所学传给父亲。尽管如此，刘老先生还是传给了父亲一些传统医方，并送给父亲一些医书、药品（那些药全装在一些古陶瓷瓶中，现在我的书柜里还收藏着父亲用过的两只青花瓷瓶、一只古陶瓶）。

刘老先生死后十多年，有一天我随父亲去给母亲扫墓，我们祭奠完母亲后，父亲在墓地东头转悠了好一阵，然后在一个长满野草的矮坟上点了纸钱香烛，放了一挂鞭炮。我问父亲：“这是谁家的墓？”父亲说：“这是刘老先生的墓，我好多年没来了。”父亲说得很平淡，这话却使我沉默了好久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的感情从不外露，我二十多岁后，才慢慢知道其实父亲的内心丰富而善感。

三

1986年我母亲突患脑溢血去世。父亲好玩鼓乐，他有一帮“铜皮子”朋友，平日里谁家有事，大家就免费帮忙。母亲去世，父亲的“铜皮子”朋友自然要大做一场。喊礼的那个晚上，父亲的鼓乐朋友来了，唯有我家隔壁的文叔没来。文叔去了县城另一户人家做有报酬的道场去了。灵堂里挤满了人，因缺了打鼓的，喊礼无法开

场，为头的丁伯大骂文叔负义。此时，父亲躺在睡椅上，他一连两日不思茶饭，寝食难安，一脸疲倦。父亲缓缓起身，对丁伯说：“我来打吧。”此言一出，灵堂里鸦雀无声。

父亲走到鼓乐朋友当中，慢慢坐下，他拿起鼓槌，缓缓举起，举到高过他的头顶，猛然落下来……咚、咚、咚……鼓一响，所有的乐器全敲打起来……良久，我看见父亲，他越发显得疲惫，然而他操着鼓槌的一双瘦长的手是那样娴熟而优雅，那样有力而富有节奏，鼓点时缓时疾，父亲的身子微微晃动着。我担心父亲的身体吃不消，几次想叫他停下来，但最终还是让他打完了那场鼓。

喊礼一完，母亲的遗体开始入殓。此时两个姐姐扑倒在母亲的棺材上，我和建平弟站在一边，我们最后看一眼母亲。两个姐姐哭得厉害，丁伯对姐姐们说：“你们做女儿的要控制，你爸身体不好，别惹发他的病了！”姐姐们还是哭得厉害。丁伯大声喊父亲：“梅哥，你来看一下吧！”父亲走到母亲的棺材边，他伸出双臂，用手撑着棺材上，瘦高的父亲慢慢地把身体俯下去，他停住了。看着母亲的遗容，父亲哭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失声痛哭，父亲一哭，两个姐姐越发哭疯了，好几个人都拉不开她们——灵堂里有点乱了。此刻，我看见父亲猛一抬头，站直身体，对丁伯一挥手，大喊一声：“封！”父亲走开了。丁伯带着几个壮汉拉开两个姐姐后，把母亲的棺材封掉了。

四

早些年，我每年都在小年的前一天赶回家过年。因为小年那一天是父亲的生日，父亲爱热闹，喜欢儿女们在身边。有几次我从外地回家，刚进大院，父亲见了，先是一脸呵呵的笑，然后一声喊：“哎呀，我们家廖——建哥回来啦！”他领着我走进家门，带着我来到母亲身边，对母亲说，“你家大伢子回家喽！”父亲说完转背就为我买酒买烟去了（母亲坚决反对我喝酒抽烟）。



父亲生日那天，他更高兴，家里人气一旺，退休之前从不做家务的父亲就会为我们做饭、炒菜，或者为我们削荸荠。在饭桌上，父亲、我和中元姐都爱说俏皮话，父亲老模仿我们院子里一个王姓叔叔的塑料普通话，逗得我们笑。父亲一高兴还用手指当鼓槌在饭桌上“打鼓”，一边唱一些传统的戏段子；再不就臭我，说我每次回家后都不想回单位，是宁乡南门河里的乌冠子船——升篙都要三天（宁乡谚语，形容当年沔江河里的船夫不愿离家出门），以至现在我每每回老家，兄弟们还笑我是乌冠子船。

五

父亲略懂中医，一辈子乐善好施。小时候经常有一些亲戚朋友来找父亲看病，父亲从不收钱。父亲信神，他经常跪在厨房里问卦，我们都认为父亲是搞迷信。“文革”期间不准搞迷信活动，我家却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接公婆娱驰。我家后屋的窗口正对着我的学校食堂，每次家里接公婆娱驰，我都生怕我的老师看见我们家在“搞迷信”。因此，家里接公婆娱驰时总是把窗帘拉上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做儿女的还是很反感父亲搞这样的迷信。父亲却一直叨念，说他想把一些东西传给我们晚辈，他甚至说我们不学将来会后悔。不过我们长大后，对父亲当年行医和他的迷信慢慢有了一些理解。

1980年我在长沙读技校时突感心脏不适，心律失常，整晚失眠，无法坐立。我回家找父亲，父亲问了我的病情，给我开了三剂中药。我服药后病情立马好转，我完全康复后，父亲嘱我将他开的药方抄下来，以防以后旧病复发。从那以后我的病再没有复发过。也从那以后，我开始佩服父亲。我年过不惑后对父亲的医术和他信神更有了客观的认识。以父亲的人生历练和智慧，他信神，不同于一般民间的迷信。准确地说，父亲是一个有神论者，他一辈子信奉神明而不加入任何党派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父亲所做的一些神神道道的事科学是没法解释的。

1990年正月间的一天大早，我老婆肚子痛得厉害，她有身孕，离预产期还有一月，而我当天正打算回辰溪工地。父亲问卦，卦说，我老婆临产，得马上去医院。父亲还说生下来的孩子会有点破相，但愿无大碍。后来的事实都被父亲言中了，阿弥陀佛——我女儿洩出生时，前额有一月牙形胎痕，长到五六岁时，胎痕消失。

父亲的一些东西我和姐弟们都没有学，当父亲一场大病后口不能言语时，在宁乡人民医院当护士的兰（我家亲戚，她叫父亲为舅公）专门找过我。她问：“舅公传给你一些东西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她问：“舅公一直想传给你们呀！”我只是笑笑。她说：“你糊涂，好可惜呀，现在麻烦了。”兰给我讲了父亲的一件事。兰说，那年她在益阳读卫校，解剖尸体时突受惊吓，导致心理和精神出了问题，医院都没治好，是父亲用“迷信”治好的。我相信兰说的一定是事实，我却并不后悔没跟父亲学这些东西，只是后来我对于唯心与唯物这两大哲学概念越来越说不清楚了。

而且，当年反对父亲“搞迷信”的我和建平，现在却都继承了父亲的某些衣钵。我们两家年年古历七月十五一起接先人，我平日里凡遇大事必问卦，我还喜欢算命和看手相（父亲不看手相）。我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神论者，更不可能像父亲那样笃信神明，但是我认为父亲信神是一种信仰。

六

其实，即便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还为父亲信神与他发生过一次争吵。1984年冬天，我大姐患尿毒症在长沙湘雅一医院救治。大姐厂里的徐初见我，以为我是大姐的一位乡邻，他告诉我大姐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，顶多还活一个星期。获此消息后，我怕父亲挺不住，他年纪大，又有一身的病。我把父亲叫到一边，我说：“有一个情况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一定得有思想准备，因为你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。”父亲说：“你说，我挺得住。”我说：“姐姐的病来真了，